

奮興佈道先驅

余慈度

杉寧



二十世紀初，神在中國興起了許多女佈道家和女奮興家，其中一位就是本文所介紹的余慈度(1873-1931)。在當時仍是重男性的社會上，神重用了不少女性，除余慈度外，還有蔡蘇娟、石美玉、李淵如、胡蘊琳等；而神學方面則有陳玉玲、陳偉昆等。

余慈度是位女佈道家和教會復興的先驅，也是最早脫離西方差會的經濟支持，完全「憑信心生活」的傳道人之一。她所創辦的「查經祈禱處」，即後來的江灣聖經學校，以及每年冬、夏二季的查經培靈會，都為中國教會培訓出不少稱職的傳道人。她所結的屬靈的果子，在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運動中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倪柝聲弟兄就是余慈度在福州舉行的一次復興大會上，因聽見她的講道而悔改信主，並且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神的。王載、趙世光等好些奮興佈道家也在她的影響下獻身傳道的。余慈度的生命對當今中國教會的復興運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。

余慈度(英文名Dora Yu)，本名俞靈芝，祖籍浙江，祖父是一個篤信孔孟之道、富有而頗具名望的鄉紳。其父原為外科醫生，曾在清軍中任軍醫，後被太平軍所俘擄，留在太平軍中救死

扶傷。太平天國敗亡後，棄醫進入杭州一所神學院進修，而後成為美國長老會的牧師。余慈度日後回憶說：「實在感謝神，是祂使我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，在當中被撫養長大。」父親的慈愛在她一生中有極大的影響，造就出她仁愛、謙卑的品格。她心地仁慈，尤其對老人、弱者和窮人特別有愛心。她為人嚴肅平實、謙卑誠懇，雖有時被人譏笑為不懂世故，她卻認為自己只是個簡單易碎的瓦器，相信神會以聖靈充滿並賜予大能。

1873年，余慈度出生於杭州美國長老會差會的大院裡，那時，余父還只是個「見習傳道人」。余慈度5歲時，和姐姐一起到長老會所辦的兒童日校讀書，從那時起，她已經開始學習禱告，對神懷著一顆單純的信心。她日後作見證說：「自從我

能記事開始，就每天學習向神禱告，很少忘記這樣做。對我來說，基督乃是一個實在具有位格的神。我的姐姐在夜間常常因為黑暗而害怕，但是我對自己說，既然有耶穌與我同在，為甚麼還要害怕呢？」

1888年，余慈度15歲，離家到蘇州博習高等醫學堂學醫。在醫學院就讀期間，她經歷了人生的痛苦階段，父母兩年內相繼因病去世，她亦經歷了痛苦的靈性掙扎。事情發生在1895年，那時她強烈地感覺到自己被定罪，她說：「……我覺得在我靈魂中，這種可怕的感覺不可為外人道。我只覺得自己是一個被神定罪的人，我似乎正站在地獄的邊緣上，隨時都會被推下去似的。」無論白日或黑夜，當她獨處之時，常常大聲哀哭，懇求神的憐憫，但那種罪惡感仍然揮之不去。這種感覺困擾她兩個多星期之久，使她痛苦萬分，精神幾乎崩潰。最後經過徹底的認罪悔改，心靈向神完全敞開，她說：「一直到兩周後的一個晚上，在關燈之前，神忽然把天向我開啟了，並且使我充滿了神自己的愛」。那時，她向主大聲呼喊說：「主啊，這就是你的愛嗎？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啊！」她又感到：「在那個時候，我

雖然沒有聽見神對我說我一切的罪都已經得到祂的赦免，卻感覺到祂的愛是那樣充滿了我的心，那些被定罪和恐懼的感覺頓然消失無蹤了。」於是她馬上跪在地上，除了向主感謝外，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，因為「人的言語是無法表達我內心被充滿的喜樂和感激的」。第二天，「似乎整個世界的面貌都改變了，甚至於太陽也照得更為耀眼」。此後有一年半之久，她都生活在那種屬天的喜樂中。

余慈度在醫學院苦讀8年，1896年她和另外一位女學生石馥梅成為這所醫學院的首屆女畢業生，那時她23歲。畢業後，她留在博習女子醫學堂婦孺醫院服務，有時應邀到監理會所開辦的女子學校傳道。（按：在美國衛理宗之發展中，也曾有兩次顯著的分裂。1828年有虔誠聖潔的會友多人，主要由於堅持會友代表權的緣故而分離，另行組織美普會(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)。1844年又為蓄奴問題或總議會與會督之權限問題而分裂，在美南的稱監理會(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)，在美北的稱美以美會(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)。但上述三教會終於在1939年5月10日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召開的聯合大會中合而為一，稱為衛理公會(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)。資料來自台灣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網頁www.methodist.org.tw）

余慈度曾於1892年訂婚，但不久因其性格、信仰和事奉的緣故而解除了婚約，此後終生未嫁。她在信仰上孜孜以求，生活嚴苛，追求敬虔、聖潔的基督徒生活。

余慈度也是中國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，早在1897年10月，她隨美國南監理會「婦女海外佈道會」的甘博師母(Mrs. Josephine P. Campbell)到韓國從事醫療宣教。兩人早在醫學院已經認識，甘博師母無論在靈性，還是在生活上，都對余慈度關愛有加，兩人關係形同母女。在漢城，她和甘師母一面行醫，一面向當地婦女傳福音，工作卓有成效。1899年4月，因健康原因，余慈度回國就醫，但最終靠禱告而得醫治。1900年1月她重返韓國漢城繼續宣教工作，直接參與教育、醫務以及傳福音等事工。由於教會人

數增多，她和甘師母的日常工作量增加了三倍。她協助甘師母創立了「培花學堂」；1901年春，又一起建立了「茶洞禮拜堂」(Louisa Walker Chapel)，余慈度作為該堂主要傳道人有一年半之久。長期勞碌，使她的身體大受虧損，同時也強烈地感到聖靈的催促和帶領，終於在1903年10月返回中國。

當時中國的教會正經歷一波接一波的復興浪潮。余慈度回國後的首四年，只是在江浙一帶從事奮興佈道工作。1904年，余慈度放棄行醫，開始憑信心全時間事奉主，她是中國教會最早放棄西方差會的供應，而完全憑信心生活的傳道人，在當時教會全仗賴西方宣教士供應的情況下，這是個很重大的決定。1907年冬，她經歷了一次聖靈充滿後，便投入復興的大潮中去。她把1908年稱為蒙神呼召的新階段，她的佈道範圍遍及南方各省。1909年5月，她出版了中國教會史上最早的一本《奮興佈道詩歌選集》。在1910年代末，中國教會復興運動形成了「北有丁立美，南有余慈度」的局面。

余慈度作為一個神國復興工作的使者，深知屬靈恩賜的重要性，但她注重「神的生命」多於「神的恩賜」。她說：「聖靈諸般恩賜是我們事奉神所需要的；但是如果恩賜不在耶穌基督的生命和愛的控制之下，它就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東西。許多人因為過於重視恩賜，而使他們在事奉神的功用上受到破壞，正如一隻觸礁的船一樣。」

余慈度講道和事奉的能力，在於她渴慕追求聯於元首基督。她所追求的目標是，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，讓神來「純潔我的思想和話語」，這樣才能保持「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一致」。她常在禱告中向神如此祈求：

(1) 求神「一直保守我活在屬天的境界裡」；

(2) 求神「使我不住地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」；

(3) 求神「賜給我順服的靈，像嬰孩般遵從神的旨意」；

(4) 求神「使我常常被神佔有，常常考慮到別人的需要」；

(5)求神「用祂的愛浸透我，好使她能夠像神一樣去愛人」；

(6)求神「使我以神的觀點去看今世的事物，一直儆醒等候主榮耀的再來」。

余慈度在復興大會上經常引導信徒看見：一個基督徒不僅要常常對付自己以往所犯的罪，更要天天過克勝罪惡的生活。她雖然是個大有能力的佈道家，但卻謙卑、真誠地說：「縱然我在許多事上仍然很幼稚，也很愚昧，但是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見證把祝福賜給祂的子民。」

1909年，余慈度看到日益增長的教會有很大的需要，遂自己募款在上海創建了「查經祈禱處」，這實際上是一所聖經學校，特點就是建立在聖經和禱告的基礎上。1916年隨著新校舍建成，正式改名為「江灣聖經學校」。1923年，為了聚會崇拜的需要，又在校園內成立伯利恆會堂，並邀請了著名奮興佈道家古約翰(Jonathan Goforth)牧師親臨獻堂禮並且致詞。此外，余慈度還在冬、夏兩季開辦查經培靈會。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訓事工為許多教會增添了力量，也為中國教會預備了不少領袖人材，特別是當時普遍缺乏稱職的女傳道人。1910年12月，她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佈道協會在漢口召開的大會，並擔任婦女工作的專題演講。

余慈度繼續應邀到各地帶領奮興會：1911年在蘇州，1912年和1913年在寧波。1919年，余慈度和知名的女宣教士安汝慈(Ruth Paxson)一起加入了「中華國內佈道團」，兩人的追求與事奉都有共同之處，神把她們緊密地連在一起，有非常美好的團契和合作。1920年，余慈度在福州舉行奮興會兩個月，為福州教會帶來大復興。就在這次的奮興會上，倪柝聲的母親林和平重生得救，17歲的倪柝聲因看見母親的大轉變，感到好奇，遂來聽講道，並且信了主，又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基督，並隨即到余慈度的聖經學校學習。可以說，沒有余慈度，就沒有倪柝聲。除倪氏母子外，她還造就、復興了王載、王峙兄弟等一批年青人。

1924年，美國傳教士伍茲師母(Mrs. Henry Woods)聯合多位教會人士成立一個委員會，發

起「全球復興代禱運動」，余慈度是其中唯一的中國代表。在1925年上海教會大復興中，余慈度和王載配搭同工，使許多冷淡多年的教會得到復興，成百上千的人在復興聚會中痛哭流涕，認罪悔改。此外，還有50多位青年信徒決志終生奉獻於佈道工作，其中包括現代名聞中外的傳道人和教會領袖，如計志文、周志禹、藍如溪、石美玉，以及趙世光等。

1927年，余慈度應邀赴英國參加著名的「開西大會」(Keswick Convention，始於1875年，是一年一度在英格蘭坎布里亞郡的凱西克(Keswick, Cumbria)舉行的福音派基督徒聚會)，並擔任主要講員。由於「開西大會」致力於追求基督徒的聖潔與成聖生活，推動全球的宣教運動，以及恢復基督身體的合一，因此被視為普世教會追求屬靈最高境界的象徵。余慈度在演講中籲請會眾警惕新神學的危險，並呼籲西方教會阻止派送新神學派宣教士到中國去。她的發言被刊載在英國著名的教會雜誌《億萬生靈》(*China's Millions*)和《基督徒報》(*The Christian*)上，受到注目。在長期的事工合作中，她與中華內地會的領袖們也建立起密切的關繫。余慈度於1929年離開英國，經美國返回上海。

多年的勞累奔波，使余慈度積勞成疾，晚年時再不能承擔過多的工作。1931年春，當中國新生代佈道家從她手中接過宣教薪火，繼續傳遞下去的時候，余慈度終於擺脫多年疾病的纏繞，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。她雖然死了，卻因信，仍舊說話(參來十一4)。就在余慈度的安息禮拜上，胡蘊琳——中國教會1930至1940年代的著名女佈道家，受感奉獻終生給主。

資料來源：

吳秀良著《余慈度——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》(美國：比遜河出版社，2001年)。

Yu, Dora, *God's Dealings With Dora Yu.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*. Shanghai: Mission Book Co., 1916.

(作者為《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》主編、神學院教授和教會牧者，詳見www.bdcconline.net。本文經編者略加增修。)